

鍾情城市歷史 挽救瀕滅古蹟

文保義工八年奔走吶喊 扎根文遺探尋祖先智慧

這是一群人的「尋根故事」。因為對歷史的熱愛，八年來，這群人自發用雙腳踏遍家鄉的黑土地，只為尋找和留住奉天古都的歷史腳印，為這個城市留住根。他們曾轟動一時地發現並呼籲保留下中華民族打響抗戰第一槍的瀋陽北大營舊址，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歷史貢獻珍貴史料。他們是行走於這個城市間的遼寧文化遺產保護義工，他們之中有一線工人、老師、退休職工、商人甚至是幾歲的孩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工作日時，陳赫是一名工作在汽車製造廠的一線工人；而到了周末，他卻穿梭在公眾考古活動現場，作為遼寧文化遺產保護義工團隊的隊長，參與到又一次的對城市歷史遺蹟的探尋。這種身份的轉變，也是眾多文保義工的縮影，八年的奔走中他們幾乎犧牲了所有的休息時間，堅持為瀕臨消失的城市古蹟奔走吶喊，並通過公益講座、田野調查、公眾考古等行動來挽留城市消失的記憶。

田野調研掘記憶

「很多人對家門口的歷史都不了解，怎麼再談熱愛？」陳赫的出發點還在於人與城市的情感紐帶。「剛成立團隊的時候，我們都只是一些歷史愛好者，後來我們發現了身上承擔的責任。」同時兼任地方考古所文物監督員的他認為，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歷史科普活動更有助於普通百姓了解自己的城市，銘記一段段刻骨銘心的史實。

最初，義工團隊是一個鬆散的組織，直到2011年幾名義工在田野調查時發現了疑似北大營遺蹟的一排青磚平房，在通過衛星定位、與日本人繪製的圖片資料比對以及邀請專家論證後，確定了這片深藏在簡陋民宅中的重要歷史遺蹟的身份——這裡僅存的三趟營房所在地就是東北軍第七旅620團的戰車營和軍樂隊營，這裡成為尋找「九一八」事變的唯一見證。遺蹟的發現在引起史學界高度關注的同時，垃圾遍地、幾近棄管的建築現狀也深深刺痛了文保義工。彼時，參與了遺蹟發現和論證工作但更多時候是一頭扎進清史研究的陳赫意識到，散落在各個角落的城市記憶亟待發掘。

2012年，陳赫發起成立了遼寧文化遺產保護義工組織，制定了各項制度並形成了每逢周末進行田野調查的習慣。無論是無路深山中的抗聯密營、深藏野地的孤塔，還是置於鬧市的房簷瓦礫，在陳赫和團隊義工的眼中，這些凝固的歷史便是最寶貴的城市記憶。

如今，義工團隊在全省擴充了多支城市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支隊伍，由團隊成員自籌經費、公益出版的歷史期刊《遼寧記憶》也走過了第八個年頭，累計刊出的調查手稿和古蹟見聞已超150篇，成為城市歷史的記錄和延續。至今已近百次的田野調查讓陳赫和十幾位團隊核心成員成了民間的「歷史明星」，特別是2015年掀起公眾考古熱潮以來，更多的青少年在義工帶領下「穿越」到千百年前的城市，一窺祖先的生活智慧。

變身老師推科普

隨着地方文物保護工作的完善，義工團隊的功能也從發現與保護文化遺產轉變為對城市歷史文化的科普與宣導。「現在我不僅了解了更多的歷史文化和建築遺蹟，並且通過自身的行動，影響了身邊的很多人。」「90後」義工馬軍立認為，培養青年群體的家國情懷更應注重歷史知識的普及。「50後」義工宿文革則語重心長地表示，「瀋陽那些老建築飽經歷史的滄桑，如果大家都能重視並行動起來，那就相當於留住了瀋陽的根。」

由陳赫和團隊義工發起的博物館之旅、歷史走進校園等活動，如今已成為內地同類公益事業的先鋒。本職是一線工人的他，用自己搭建的歷史課程體系、用身體力行的實踐讓青少年從愛上家鄉的歷史開始，懂得祖國古老文明的魅力，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發起博物館之旅的時候，其實就是因為我知道兒子學校佈置了暑期作業，要求他們去逛博物館，回家寫感受。」此時已經有意識轉向青少年宣教工作的陳赫認為，孩子在博物館聽到的千篇一律的講解並不能真正達到學校期待的效果，於是他們嘗試着在2015的暑期組建了一個由小學生和家長組成的40人的行走博物館團隊，先後到過陝西、山西的多個博物館，他一邊帶團隊一邊補充歷史知識，「一開始孩子們還都喊我『導遊』，我有些無奈，後來他們都自覺地叫陳老師了，嚷嚷着讓我簽名，說以後還想跟我一起學歷史。」孩子簡單直白的表達，讓他看到自己的力量或許可以慢慢改變一代人。



■陳赫（前排揮手者）帶領青少年在田野考察，並講述城市歷史。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話 你知道

文化遺產保護

文化遺產保護，包括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非物质文化遺產保護。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古遺址、古建築等不可移動文物及歷史上各時代的重要實物、藝術品等可移動文物等。非物质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民俗活動、禮儀與節慶等。

加強非遺保護工作，有助於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有利於在全社會培育和弘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拒絕商業化 為文保事業留淨土

義工們來自社會的各個領域，他們公益做事，單籌去解決期刊的出版、田野調查的費用等，唯獨拒絕以贊助商、冠名商的形式開展活動。陳赫堅定地說，文保事業需要留有一片淨土，「我是一個工人，養家糊口不易，但文保事業不能只想着養家糊口的問題。」他的話樸實卻擲地有聲。「期刊出版是最需要錢的，最開始，我們就自掏腰包湊出版費。後來一個公益基金會想幫我們解決資金，提出的條件是以他們做期刊封面，我們就拒絕了。基金會的性質跟那期的主題不相關，為什麼要硬放上

呢？」他不覺得遺憾，反而有一種挺直腰板做事的骨氣。也是因為這份對待文保事業的專業和偏執的熱愛，義工團隊今年得以參與由國家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委託、國家文物保護基金發起的「開放的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內涵研究與傳播能力建設」項目，承擔在瀋陽為110多處掛牌的古蹟撰寫講解詞的工作。這也圓了陳赫多年的心願，「多年前，我就想學習一些先進城市的做法給遼寧的古蹟做一個類似身份證的二維碼，但是種種條件限制一直沒能落實，這次也算是一個機會吧。」

瀋陽非遺數量 東北居首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漫長歲月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2006年起，國務院決定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中國的「文化遺產日」。2016年，國務院批准從今年起，每年6月第二個星期六的「文化遺產日」調整設立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今年

6月10日便是我國首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作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瀋陽，擁有市級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169個，其中國家級10個，涵蓋非遺全部10大類別，市級非遺傳承人148名，其中國家級7名，兩項數量均位居東北地區首位。

絲路「譯信」穿梭中哈：上班出境 下班回國

神州行走

晨光熹微，瑪麗娜就起了床，將家中3個孩子和家務事宜安排妥當後，與幾個同鄉一起乘坐出租車，從哈薩克斯坦一個名為雅爾肯特的城市，前往30公里外的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開始一天忙碌的工作。該合作中心位於有「千年驛站」、「百年口岸」之稱的中哈邊境口岸霍爾果斯，橫跨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界河兩岸，是世界上首個跨境自由貿易和投資合作區，也是



■庫來（左）和「絲綢之路哈薩克族美食餐廳」老闆扎普蘭交談。 網上圖片

中國首個「邊境之內、海關之外」的特殊區域。

由於擁有在合作中心工作的證件，瑪麗娜很快就辦完通關手續。「早晨9點上班，下午6點多下班，每人每個單趟也才500堅戈，相當於10元（人民幣，下同）。」趁着辦公室尚未開門，她抓緊時間補了補妝。

「我做翻譯工作，要有好的精神狀態。」得益於曾經在新疆伊犁師範學院留學學習一年中文的經歷，今年5月，瑪麗娜應聘成為合作中心一家名為「中科國際貿易中心」招商部的一名翻譯。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譯，一個月工資2,700元，丈夫在合作中心開車幫客商拉貨，每月賺得比我多。我們在雅爾肯特還有一家商舖。」瑪麗娜笑着說，她主要負責和哈薩克斯坦相關部門對接、協調，同時接待一些大客戶團隊，並將自己的熟客介紹到這裡進貨。

千年驛站 匯聚多方民族

和瑪麗娜一樣，在合作中心內每天有數百名

來自哈薩克斯坦、中國等國的「譯信」，除了中文和哈薩克語，不少人還會說流利的俄語、英語等。除了來自哈薩克斯坦的翻譯，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哈薩克族、維吾爾族、漢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也在合作中心做翻譯兼銷售工作。

今年22歲的拉扎提是新疆特克斯縣人，從學校畢業不久便在合作中心找到了一份翻譯兼銷售的工作。「我主要售賣果汁、糖果、餅乾等從哈薩克斯坦進口的食品，客戶主要是中國人。」拉扎提向記者介紹着貨架上的食品，五層的貨架上，從哈薩克斯坦進口的食品琳瑯滿目，不時有顧客進來詢價購買，不少是回頭客。

「雖然我不會俄語，但是我會講哈薩克語、漢語和維吾爾語，都能用得上。」剛接待完一批顧客的拉扎提談着自己的想法，「我在這兒也經常會和外國人，特別是哈薩克斯坦的顧客打交道。雖然接觸並不深，但多少開闊了我的眼界，為自己以後創業作準備。」

百年口岸 集齊數千商戶

目前在總面積5.28平方公里（中方區域為



■瑪麗娜（左）在商城裡為哈薩克斯坦消費者介紹商品情況。 網上圖片

3.43平方公里，哈方區域為1.85平方公里）的中哈合作中心內，經營的商戶總數有逾4,000家，從業人員有6,000多人，免稅店40餘家，每天都有數千人在合作中心旅遊、觀光、考察、購物。

「在這裡，哈薩克語、漢語大部分情況都可以應付過來。」和拉扎提一樣，庫來也是一名來自中國的哈薩克族，在合作中心中方一側名為「絲綢之路哈薩克族美食餐廳」工作的

她，是店裡唯一的中國服務員，包括餐廳老闆在內的其他人都來自哈薩克斯坦。

「庫來既懂漢語，又懂哈薩克語，十分有優勢。」餐廳老闆扎普蘭告訴記者，來這裡吃飯的一半是中國人，一半是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國人，「以後合作區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人過來，那時我選得僱傭些會講英語的翻譯來照看生意！」

■新華社